

作家岳南谈考古背后的故事：

神秘性让三星堆更受关注

近日,三星堆遗址考古引发全民热议,作家岳南之前的著作《天赐王国——三星堆与金沙遗址惊世记》(下称《天赐王国》),详细呈现了三星堆考古,成为热门图书。

在书中,作者岳南把考古发掘和史海钩沉熔于一炉,以文物考古、历史和文学相结合的方式,写出了古蜀国文明的灿烂神秘。书中细致入微的考古故事、对三星堆文明来龙去脉的大胆推测都是怎么来的?三星堆文明到底有何神秘性?今天大众为何关注三星堆?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于3月24日采访了岳南。

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  
记者 师文静

对考古的猜测  
引发热点话题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:您有没有关注三星堆考古进展?您认为三星堆考古在今天形成巨大关注度有何原因?

岳南:一直在关注新出土的黄金面具、青铜人像、青铜尊等文物。这次新文物的出土,让我想到我书中写的1986年出土的黄金权杖、青铜神树、青铜立人等文物。当年那批文物出土时是非常震撼的、非常轰动的。三星堆遗址首次出土文物时,所有人是没见过,青铜神树、青铜立人等在世界考古史上都是很特别的,没有出现过。那时候才叫真的轰动。

三星堆考古关注度高,我认为可能并不是因为出土文物数量的多少,而是因为三星堆文明的“神秘性”。普通大众关注的是三星堆文明是不是外星文明,是否来自西方两河流域文明,以及三星堆文明是否真的比夏朝还早几百年等。这些都是三星堆文明的神秘性引发的热点话题。大家乐意去看这些猜测、推测性的东西。其实,屡次考古将三星堆的年代区间逐渐缩小为商代,最近又把这个时间范围进一步缩小到商代晚期,三星堆就是华夏文明。

报告文学  
从文化角度看考古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:《天赐王国》以及您的其他十余本考古文学,里面有详细的文物挖掘、考古背后的故事,这也是区别于考古研究、新闻报道的地方,可看性非常强。您在各大考古现场实地采访时怎么挖掘这些背后的故事?

岳南:举个例子,1991年正月十五,我坐着绿皮火车到陕西采访秦始皇兵马俑挖掘过程。当时的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袁仲一馆长就跟我讲,兵马俑被发现以后已有两万多名记者前来采访,他认为没有什么可写的了。我当时

想起新疆作家周涛的一句话,“即使全世界的诗人都来写伊犁河,相信吧,我也绝不会胆怯,因为伊犁河是我的河”。我就对袁馆长说,“即使全世界的记者都到这儿来,我也不怕,因为兵马俑是属于我的”。袁馆长一听,你去采访吧。我就租了间房子在那附近住下了。

为了挖掘出更鲜活的背后故事,我把能找到的考古挖掘人员、专家都一一采访了。我长期住在那里,跟他们交流时间长,采访细致,他们跟我说了好多不跟别人说的内容。新闻报道类似于解说性质,注重报道文物发掘时代、文物、考古意义等,但我的报告文学不同,它探究的是兵马俑到底是哪儿来的?它到底是一种什么精神?寓意是什么?表现了大秦帝国的专制还是开放?除了文物、考古的介绍,还从文化、历史的角度探索更多问题。

《天赐王国》就用详细的篇幅写了三星堆是怎么发现的,出土了哪些重要文物,三星堆文明的独特性,三星堆文明怎么毁灭的等。这都是我对一个个当事人采访得到的。

古蜀文明  
与中原文明有联系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:您对古蜀文明的直接感受是什么?书中对三星堆文明的消失结合古蜀国历史用讲故事的手法写了出来。这样写有历史依据吗?

岳南:我到了广汉确实有很大感触,天府之国确实有天府之国的独特性。成都平原的土特别肥沃,如诸葛亮所说“沃野千里”。其次,所谓“蜀道难于上青天”,这个地方周边都是大山,中间一个平原,比较独立成一格,它形成自己独特的文明是有可能的。第三,它的文明有其特别之处,但跟中原文明也有一定联系。

书中关于三星堆人最后的毁灭,引用了多种说法,说法包括三星堆古城与古人毁于古蜀人参与周灭商的一次军事行动,古蜀国人撤出三星堆城迁徙到平原腹地

金沙,三星堆文明内部分裂等。古蜀国历史上是有记载的,有关柏灌、鱼凫、杜宇等蜀王的事迹虽然简略,但故事都能联系起来。

文学形式写考古  
也不是胡编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:《天赐王国》中不仅有大量的考古、历史内容,还有鲜活的人物和故事,这种写作方式是不是更利于传播像三星堆遗址这样的文化遗产?您写作初衷是什么?

岳南:这种写法非常通俗,跟考古学家的考古发掘报告不同,跟新闻报道也不同。我来写这些考古发现,是结合文学的形式,哲学的眼光,历史的视角,把它讲得有故事性,故事连故事,文物穿插在历史故事之中,以文物说历史,以历史事件来说文物。我讲一个历史故事一定会拿出文物来证明这段历史。读者读故事时就看到文物和考古的重要内容。大概书写脉络是,挖出了什么文物,文物的大概历史地位,有什么历史故事,一定要保证真实性,没有胡编的。

我是考古爱好者,我想以文学的形式,把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都写完。我主要是想采访这些考古当事人,把当时的情况记录下来,文物是怎么发现的,考古人当时的心情如何,以及这些文物的历史文化脉络在哪里。再过五十年、一百年,大家去博物馆参观文物时,也能有途径知道文物挖掘、考古的背后故事,甚至了解考古发现那个年代整体的更多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状况等。如果不记录下这些内容,后人看到的只是冷冰冰的器物 and 简短的几句话介绍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:会随着考古新进展继续修订、补足作品吗?

岳南:文学作品不讲究时效性,都是经过前面几道程序后,我再去写。先是考古学家发掘,第二是新闻报道,第三是研究人员研究,第四才是写报告文学。要补充的话也是几年之后的事。

角色立得住,才是明星的最大资本

天天娱评  
□刘雨涵

最近的热播剧不少,其中呼声比较高的就有《你是我的城池营垒》和《司藤》,剧作的热播顺带也把主演送上了人气高位。其中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,《你是我的城池营垒》的男主角白敬亭,以及《司藤》的女主角景甜,两个人多年来都属于高人物知名度、低作品知名度的明星。人气和作品不匹配的问题,让他们一直受到质疑。这下子两个人终于有能够拿得出的作品和立得住的角色了,此前的质疑在很大程度上也就烟消云散。看来,当明星想要有资本,还是得多来点实绩,少博点虚名。

白敬亭在《你是我的城池营

垒》中饰演的邢克垒,太让人上头了。钢铁直男的人设搭配上毒舌、腹黑、呆萌、机智等属性,让邢克垒成为了今年的爆款男主,白敬亭也收获了“三月男友”的称号。白敬亭的演技同时受到了一致的肯定,自然不做作,深情有担当,出道7年,他终于有了一个代表性角色。

在2014年的网剧《匆匆那年》中出演男二号乔燃,是白敬亭演艺生涯的起点。后来他又演过《谁的青春不迷茫》《夏至未至》等不同类型的青春题材作品,近来又有职场剧《平凡的荣耀》、体育剧《荣耀乒乓》,可是要说起白敬亭最有名的代表作,人们首先会想到的恐怕就是《明星大侦探》了。通过这个节目,他收割了一大拨固定粉丝和路人缘,被亲切地称为“小白”。虽然不是顶流,但是不按套路出牌的性格,让他成为了娱乐圈的“泥石流”。可是一档综艺节目成了一个演员的代表作,这真

是有些说不过去。也会有网友在白敬亭的微博下留言,“求别再炒人设了”。没有扎实的代表作品,白敬亭的人气总显得有些轻飘。这回凭借邢克垒这个角色吸粉,白敬亭行走在演艺圈中终于能够硬气一些了。

景甜出演的《司藤》,也让“大甜甜”能扬眉吐气一番了。此前景甜就是标准的大美人儿,还成为“万年强捧难红”的代表。虽然前两年有部《大唐荣耀》口碑收视不错,可是和她的个人知名度相比,还是欠缺了一些火候。这次景甜出演的司藤,把冷艳大小姐和人间富贵花的角色人设诠释到了极致。景甜的脸蛋在司藤的身上一分都没有浪费,肤如白雪,柳叶细眉,樱桃小口,玲珑身段,美到不可方物,让人看得拍手叫绝。网友评价说,“景甜演的真是精致到头发丝了,活脱脱是从民国画报里走出来的美人。”

这回景甜不仅是颜值立了功,

演技也是无差评。《司藤》中景甜不仅要一人分饰两角,还要表现出天真懵懂、高冷孤傲、心狠手辣的三种性格层次。虽然在不同时期景甜都有着相似的妆容,可是眉眼之间的流转,让观众一下子就分清角色的层次。

